

爱妻蜜语：男人的孤独—李子曰

真的平静如江河？

有一种孤独可能连男人自身也不懂，就别说女人了。雅各性情孤独，圣经描述他“为人安静，常常住在帐棚里”（创 25：27），与他哥以扫粗犷爽直正好相反。

他的安静俨然一面平静的江河，江河底部却暗流涌动，然而，他的静谧有时像黑夜的河流，悄悄地在远处流淌，没有人意识河流的存在，那已经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的风景了。他的安静如此和谐，然而，在不为人知的内心深处，他有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尽管他到哪里，总有人包括神自己以及神安排的使者为他画好地图，或设置路标，他不曾真正迷失。

夜阑人静也不放松

尽管如此，雅各并不因为他人或他者为他部署而安心跟随，他坚定自己内心想要的东西。他要抓住，他可以准确预计什么时候就是把想要的东西抓在手里的时刻；可惜，他从不预计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应该把抓住的拳头放开的时刻。所以，他的一生总是在紧张和焦虑中度过，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察觉，即使他的挚爱，所目睹的总是一张凡事淡定的脸。他永远都是那道黑夜中悄悄流淌的河流。

没有人知道，只有夜阑残月和孤星，他习惯在这样的时刻才真正摊开自己。有时面对着残月孤星，他也似乎有所保留；是他必须等到全然幽暗时，才感到有足够的安全感呢，还是他甚少去理会内心情感的缘故，以致他想摊开时，不晓得自己摊开了什么，就一味无歇息地思索。

找到倚靠见到天梯

那个他逃亡哥哥追杀的夜晚，他如同迷羊一样，不知不觉走到了一个周遭漆黑的荒野，环境是否危险，他根本就看不清楚，他就拾起一块石头，大概是他用手探索了身旁的土地所找到的，这石头即是他的武器，也是他的枕头（创 28：11）。这石头成了他唯一的安全依靠，当然后来这石头演变为一个城的重要“圣物”，没有这石头，雅各的孤独就没有依偎。同样，也是这石头所在，竖立了一把天梯，开拓了雅各的视域（创 28：12）。

孤独的时候，他只会按照他的本能去抓住一块使他感到安全的石头，就从未想过去寻求他父亲的神。要不是他父亲的神亲自搭建天梯，第二天醒来时，他仍然抱着他以为可以给予他安全的石头。



（雅各梦见天梯）



（雅各把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作神的殿）

兄弟会面反应迥异

又一个孤独的夜，在雅各一生中，孤独和夜是他的写照，他的潜在内心似乎必须在这样的场景中才自然敞开。那一夜，他预备第二天要与那位曾经扬言杀害他的哥哥见面，那位曾经因为被雅各骗了祝福的以扫。事隔多年，以扫也已家业兴盛，似乎失去了当日的祝福也没有因此使他活得潦倒；可以想像这一次的见面，以扫多少是真心的，似乎他已经放下了复仇的心。

然而，对于向来谨慎的雅各（谨慎的背后往往是安全感的缺失），他不会天真地以为以扫是真心的。即使后来见面时，以扫热情款待，慷慨迎接。雅各后边以极度客气和谦虚的态度面见以扫（创 33：3），没有人察觉他的焦虑和恐惧。

过分谨慎一生焦虑

要与这位随时取他命的哥哥同居一地，哪怕是毗邻而居，他着实无法安定，片刻也不可以；所以，他宁愿远离，彼此不相往来最好。见面前的这一夜，他有太多的联想，尽管他已经部署好一切受害的预防，也打点好每一个细节（创 32：3 - 21）。

他一生的焦虑都来自于他过分的“谨慎”，他还是无法平定自己。他把所有的家人包括他的爱妻都安顿好，就自己留在雅博渡口，看来只有孤星和残月才能映照他不安定的身影，连他的爱妻也不知道（创 32：22 - 23）。像多年前的那个夜一样，四面的黑暗环绕他，即使他袒露了内在的景况，也被黑暗覆盖了，连他自己也看不见。

与神摔跤鼓舞灵魂

多年前他还有一块石头作为他在黑暗中的紧紧抓住的慰藉，这一次，出现的不是石头，而是一位摔跤手（创 32：24），他的本能反应让他冲向对方，不晓得有没有扭成一团，总之他出于自卫或恐惧缘故，则奋身搏斗，还紧紧抓住，哪怕他的脚已经受伤，他也不放手（创 32：25 - 26）。



(雅各与神摔跤)

其实他是否知道这位摔跤手就是神，对他而言，这摔跤手就像那块石头一样，他没有感受到被袭击；反而，他像抓住石头一样，感到慰藉。这可能就是摔跤手刻意制造的效果，透过这样的方式，鼓舞一位孤独灵魂。

延续男性孤独基因

东方男人大多基于面子而回避脆弱，明明感到害怕，却用平静掩饰，或干脆略过。雅各或许不存在面子问题，他可能延续了集体男性的孤独基因，似乎男人都有一种不愿意被人理解的孤独，心理学角度看为是男性好胜性格所致，也与自尊有关，尤其承认失败，对于男人而言，是难以启齿的，宁愿心里默认，也从口中流露。

雅各就从未亲口向以扫道歉，他宁愿用昂贵的礼物来取悦哥哥，其实以扫一片真心。相比有愧于心的雅各，以扫坦然多了，显然他已经放下仇恨，因此雅各有没有道歉，原来也不是必要的。

然而，似乎雅各认定的事，就如同他“抓住”一样，即使没有必要，他也视为原则一般，执意持守，这可能也是造成他孤独的原因。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即使没有必要了。雅各的一生似乎都在孤苦中度过，正如他向埃及法老说的：“我一生的年日又少又苦，不及我祖先寄居在世的年日。”（创 47：9）

爱子离世推向深渊

这样的总结看起来悲凉，但却又是雅各最后从口中说出来的“自我平息”，意味着“够了”，他没有必要紧紧抓住，就如他常年对儿子的冷淡麻木。自从约瑟——他所偏爱的儿子离开以后，他就将自己深锁在哀伤里，紧紧抓住那“撕碎”的一切。

失去了约瑟，他的余生从此被撕碎（创 37：33，44：27 - 29），儿女的安慰毫无作用（创 37：35），没有哪个孩子可以理解他的痛苦，他终日留守在他的哀伤里，他也预了自己最后的命运必然是凄凄惨惨地下阴间去（创 37：35，44：29）。他甚至决定了自己要带着这撕碎的心去到约瑟那里。约瑟的离去，无疑将雅各推向更孤独的深渊。

要是追究这“撕碎”的起缘，雅各自己必定是不可推脱的重要因素，若不是他偏爱，约瑟就不会被撕碎。因此，他不会知道他如今所抓住的“撕碎”，是他促成的，极具讽刺的是，他

所促成的撕碎如今不断撕碎他，好像是他自己把自己推向了这如同悲苦阴间的孤独。从此，他与众儿子的互动，除了悲戚，他没有其他语言，除了愁容，他没有其他脸孔。

面对现实敲醒自己

父亲行尸走肉的自我存在，对于众儿子而言，都是一种麻木不仁。他执意的孤独，同时也使其他儿子陷在被隔绝的痛苦里，他们很想靠近父亲，然而，父亲却冷淡麻木（创 45: 26）。

圣经进一步描述说，雅各不相信儿子，当儿子从埃及回来传达约瑟未死的好消息时，直到他看见了约瑟派来接他的车辆，他才苏醒过来（创 45: 26 - 27）。他对自己说：“够了！”（创 45: 28），这一句“够了”，是他强行地自我敲醒，仿佛在告诉自己：“该放开了，不要再紧紧抓住那撕碎的一切，不要再深锁在孤独里。”当然，要不是约瑟还在，他是永远都不会这样对自己说“够了”的男人。



为了安全宁愿孤独

雅各似乎象征着集体男性的孤独特征，他的孤独可以说是他自己造成的，倘若他能及早对自己说“够了”，他不会落在深邃的孤独里，不可自拔。可是男人就是这样，总有一个地方是人所不知的，独有他默默又固执地守护着，也不允许他人访问，即使自己的妻，或亲近的人。

结果，男人变得越来越孤独，别人不轻易理解，即使被理解了，男人也不愿承认，像雅各那样，不肯受安慰，宁肯留在那不为人知的地方，在那里至少是安全的。为了“安全”，男人宁愿孤独，直至被孤独撕碎。

作者简介

李子曰，一位常常反思婚姻和学习爱的牧者，目前从事心理咨询工作，包括婚姻、男性和个人成长等。

转载自公众号“Vmeet”

<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Eib3UMdWDDDsEBPzMDW4MA>

欢迎浏览良友圣经学院网站 <https://lts38.net>，或 <https://lts33.net>，电邮至 school@liangyou.net 联络。